

数智驱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向度、图景与进路*

赵友华 王璐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湘潭 411105)

摘要: 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指向, 首先分析数字智能技术在资源空间扩容、用户终端定制、政策链条互动和供给方式改革方面的作用, 进而厘清数字智能技术何以推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适配性、均衡性和可及性发展; 随后从服务主体、服务对象、服务流程和服务方式4个维度阐释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数智图景; 最后基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不足、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弱化、村民文化素养孱弱和隐私安全风险频发等现实隐忧, 提出数智时代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进路。

关键词: 数字智能技术;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G249.2; TP399 **DOI:** 10.3772/j.issn.1673-2286.2024.06.007

引文格式: 赵友华, 王璐. 数智驱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向度、图景与进路[J]. 数字图书馆论坛, 2024, 20(6): 64-73.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指出: “繁荣发展乡村网络文化, 加强农村网络文化阵地建设, 推进乡村优秀文化资源数字化。”^[1]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数字化发展俨然成为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议题。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在基础设施完善、标准化建设、数字化服务等方面成效显著^[2]。随着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 村民对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品质提出了新要求, 从追求数量充足转向追求质量臻善。《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进一步指出“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 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 推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化利用和创新发展”^[3]。《意见》作为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蓝本, 建设性地指出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要优化品质发展、保障均衡发展、促进开放发展并创新融合发展。现阶段,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发

展如火如荼, 数字技术成为推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迭代跃迁以及数字化与智能化的融合并进, 数字技术逐渐升级为数字智能技术, 具备自主化学习、集成化应用、智能化决策、交互化体验等功能特性, 能够更好地助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数字智能技术应用的功能特性, 系统缕析数智赋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 尝试构建数智技术支撑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创新模式, 并指明未来科学发展的基本路向。

1 文献综述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困境愈益得到重视, 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3个

收稿日期: 2024-01-24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数字技术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作用机理及其实现策略研究”(编号: 22CZZ009)、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数字技术驱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研究”(编号: 22B0117)资助。

方面。一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功能弱化。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乡村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4], 承载着村民“求知、求乐、求富”的多元价值取向^[5], 但标准化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难以满足村民多元文化需求, 从而导致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治理陷入“内卷化”困境^[6]。二是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起步晚、基础差、底子薄, 在供给结构上存在供需衔接失衡问题, 在内容上存在供给格式化、供需不匹配的问题^[7], 在供给方式上存在重行政轻服务的问题, 致使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陷入供需两端“脱轨”的怪圈^[8]。三是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可及性不足。现有研究指出, 互联网时代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可及性在全国范围内由东至西依次递减, 呈现出区域性失衡的特征^[9]。然而, 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与公众文化获得感呈正向相关关系^[10], 提高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可及性水平是增强村民文化生活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必要举措^[11]。

新时代, 乡村振兴战略和数字乡村战略协同推进,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臻完善, 乡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备受瞩目。从平台视角来看,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是实现文化资源共享和助推服务效能提升的关键^[12], 面向农民工的文化服务平台中文化资源栏目的可用性不强、内容服务的针对性不足、交互渠道不畅^[13]。相较于发达地区而言, 乡村文化服务中心数字文化平台建设滞后, 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14]。未来, 应注重乡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的资源整合^[15]、资源开发和资源共享^[16]。从用户视角来看, 在用户能力层, 有学者运用扎根理论构建了乡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对数字包容的作用模型, 将用户能力解构为访问能力、使用能力和数字能力^[17]。在用户需求层, 相关研究构建出遵循用户需求的乡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建设优化框架^[18], 在区分显性需求和隐性需求的基础上展开用户满意度分析^[19]。在用户行为层, 有学者基于刺激-有机体-反应 (Stimulus-Organism-Response, S-O-R) 理论构建出乡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用户流失行为模型, 从信息本身、数字素养和服务环境等维度阐释了用户流失行为的影响机理, 并针对性地提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方向^[2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文化生活的期待, 必须改变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局面。高质量发展的本意就在于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

问题, 为人们提供更公平、更有效率和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21]。高质量发展是高质量供给和高质量需求相统一的发展^[22]。现阶段,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精准度有所欠缺^[23], 应当在供需契合的情境下保证高品质的文化内容供给, 合理运用数字技术搭建服务平台、畅通互动渠道、变革供给思维^[24]。而今, 数字技术已成为推动乡村文化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 在乡村文化建设全过程中, 不断创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形式、重塑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流程链条、助力乡村公共文化产业融合发展^[25]。

综观已有研究, 学者们深刻揭示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困境, 对乡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研究较为丰富, 并且阐明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及核心内涵。基于以往研究, 本文认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基于多元主体的共同协作, 通过融合现代技术不断优化服务体系、创新服务形式, 持续推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品质提升、结构均衡、供给有效, 旨在构建一个全面、高效、均衡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然而, 现有研究通常以数字技术为论域, 鲜有学者整体展示数字智能技术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向度与运行模式。随着数字智能技术的发展普及与应用深化,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模式的数智化样态已悄然兴起。

2 数智驱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向度

许丹^[26]指出,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是“民生引领、品质共享”的价值导向, “多主体合作、动态化调适”的主体结构, “精准供给、供需耦合”的功能效果, “技术引领、规则协同”的驱动过程, 以及“服务高品质、治理高效能”的目标结果。借鉴其观点, 认为数智驱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意涵是借由数字智能技术的运用, 在确保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品质化的前提下, 实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充分化、供需适配化、服务可及化和政策均衡化。数字智能技术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 并通过作用于资源空间、用户终端、供给方式和政策链条等, 有力地驱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在数字智能技术的持续赋能下, 要实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 需要遵循四位一体、

层次递进、互为依持的系统化逻辑。数智驱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向度如图1所示：①以乡村公共文化资源充分性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基础；②以村民公共文化需求适配性为乡村公

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③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可及性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外驱动力；④以乡村公共文化政策均衡性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保障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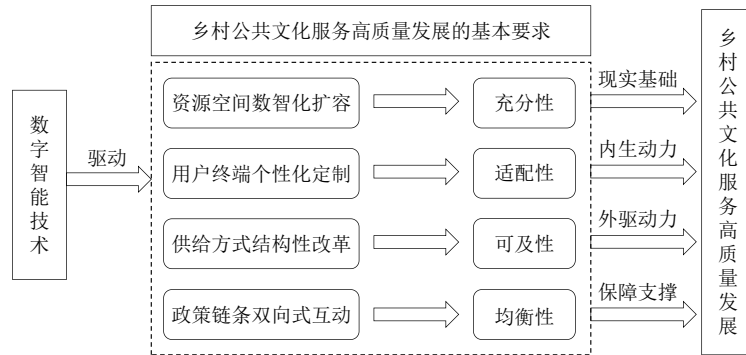


图1 数智驱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向度

2.1 资源空间的数智化扩容, 确保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充分性

从充分性来看,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不仅关乎文化资源总量充足, 还强调其可持续发展。乡村公共文化资源空间承载着村民对高质量文化生活的美好期盼, 在开展公共文化活动和保护传承乡土文化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27]。以乡村公共文化资源的数智化转型助推充分性建设, 是实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目标的逻辑起点。

由于乡村地区经济基础相对薄弱, 在公共文化资源建设和保护方面资金投入有限, 从而导致乡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保护不完善、传统文化资源传承保护困难, 这制约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充分性发展。然而, 数字智能技术可以实现文化资源的高效存储、管理和分发, 有效降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管理和运营成本,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通过拓展数智平台, 容纳海量公共文化资源, 并创设智态虚拟场景, 可以推进乡村公共文化资源智慧化转型, 助力乡村文化传承, 确保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充分性发展。

数字智能技术以乡村公共文化基础数据为底盘, 运用强大的算法逻辑和算力系统整合乡村公共文化资源, 创建乡村公共文化资源基础数据库, 最终将乡村公共文化资源上传至集成式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智慧平台, 丰富乡村公共文化资源空间。①乡村公共文化基础数据库的建构。乡村公共文化基础数据库的建构依赖智

能算法系统, 通过运行二进制代码可以实现乡村公共文化数据资源的自动分类与整合存储。为确保乡村公共文化基础数据全面性, 可利用爬虫技术全方位抓取传统节日庆活动、乡村特色手工艺品、地方方言、民间故事、历史遗迹等基础数据。这些数据的收集为乡村公共文化资源的传承、保护和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②乡村公共文化资源的数智化转型。数字智能技术能够推动乡村文化站、农家书屋等中的实体资源转变为虚拟资源, 有利于拓宽其服务范围。比如, 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实现乡村实体公共文化资源的跨时空多维场景转换, 扩大乡村公共文化资源的覆盖范围, 在虚拟空间中实现乡村文化场景的模拟再现, 为村民提供沉浸式文化体验。③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平台的数智化扩容。平台扩容的实质是承载力扩充和功能范围扩大^[28]。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平台依托数据驱动的智能算法, 通过算法改进不断提升平台的数据承载力, 优化平台功能模块, 建设集乡村文化传承、知识普及、互动交流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数智化平台。

2.2 用户终端的个性化定制, 保证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适配性

从适配性来看, 村民是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参与者、建设者与享受者, 村民文化需求满足的精准性是衡量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27]。数字智能技术能够精准感知村民对文化内容、形式与

功能的个体需求偏好与群体需求规律,提升文化服务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促进村民对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的提升。因此,基于数字智能技术的供需两端衔接成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当前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错配的主要原因在于“所供非所求”,同质化的文化内容难以满足村民异质化的文化需求。现行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呈现出标准化供给的特征^[29],尽管其在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文化服务过程中难以满足多元化、差异化和升级化的需要。因此,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衔接的关键在于利用数字智能技术精准感知、动态捕捉村民的个性化文化需求,进而构建符合农村乡情、契合村民需要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范式。

数字智能技术能有效整合用户数据,通过分析数据特征洞察、预测村民的公共文化需求,为村民提供个性化的公共文化服务。①“数据+整合”有利于智能统筹村民公共文化需求^[30]。数据集成技术可以整合不同数据源中的碎片化数据,比如村民个人基本信息、乡土文化资源、乡村文化活动、村民评价反馈等多维数据,同时依托智能识别并遵循算法规则抽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数据资源,对各类数据进行清洗、转换、存储,最终形成足以全面反映全体村民公共文化需求的完整数据集。②“数据+服务”有利于精准定制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基于全面、准确、真实的数据集群,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对村民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动态数据进行分析,有助于了解村民的需求偏好和消费习惯。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立足于乡村文化内容和村民文化需求定制文化服务,使乡村公共文化活动的规划与实施更加人性化、精准化、智能化。③“数据+预测”有利于灵活捕捉村民公共文化需求动向。村民的公共文化需求随着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不断更新,为避免滞后性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必须了解村民文化需求的实时动态。大数据和信息挖掘技术具备主动预测和自动追踪的能力,有利于推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总体布局与村民公共文化需求齐头并进,基于智能终端为村民动态性、多元化、个性化的公共文化需求配置精准的服务。

2.3 供给方式的结构改革,提高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可及性

从可及性来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目

标的实现离不开数字智能技术推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必须确保文化服务供给可及性,数字智能技术既能够推动基本服务供给覆盖乡村全域,又有助于实现优质服务内容惠及乡村全民。基于数字智能技术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可及性提升日益成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外部驱动力。

目前,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仍然以政府为主导,市场、社会、村民等主体参与力量不足;受城市文化下乡影响,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内容大多是对城市文化的硬性承接,缺乏乡村内生文化特色^[31]。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单一且供给能力有限,政府主导的文化供给方式难以全面覆盖村民的差异性文化需求;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内容单调且与乡村文化底色不符,村民难以获得与自身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文化资源,由此衍生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可及性困境。数字智能技术通过优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结构,打破单一主体供给困境,助力优质文化内容供给并持续推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与其他行业的融合发展,有利于为村民提供便捷可及的公共文化服务。

①数字智能技术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供给提供了智慧路径。社会化思维有利于完善乡村文化治理格局^[32],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技术支持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格局。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供给仰赖数字智能技术的加持,借助数智信息平台可挖掘农耕文化、民俗文化、礼仪文化等乡土文化基因,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可吸纳社会力量通过政府采购、特许经营、股权合作等方式参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②数字智能技术为筛选优质文化内容提供了智慧渠道。乡村公共文化领域的供给侧改革重视文化价值,致力于文化供给质量的提升^[33]。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将跨地域的传统节庆、地方艺术、特色饮食等饱含乡村底蕴的文化资源整合至云平台,云平台向大众展示弘扬正向价值、根植乡土特色的优质文化资源,满足村民的公共文化需要。③数字智能技术推动了乡村文化产业的创意化发展。数字智能技术嵌入乡村文化产业建设,充分发挥乡村文化资源禀赋优势,结合乡村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积极推动乡村文化品牌化建设和线上传播,有利于打造“一村一品”的乡村文化产业模式。同时,数字智能技术助推乡村文化与短视频行业、农业、旅游业、教育行业等多业态融合发展,推动了乡村文化产业的智态转型。多业态下的乡村文化产业衍生出多元化乡

村文化产品,借助数字智能技术可将各种文化产品靶向推送至村民端,从而进一步提高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可及性水平。

2.4 政策链条的双向式互动,保障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均衡性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不仅要保证乡村公共文化资源在乡村各地的公平配置,还要体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在不同群体间的包容性,这就要求在顶层设计层面确保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均衡性。数智技术嵌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制定环节,通过精准识别乡村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文化需求,有效确保文化政策设计充分考虑乡村地域特色与发展水平。由此可见,数智技术驱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均衡性建设,是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以往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制定遵循自上而下的行政逻辑,村民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度不高,导致文化政策忽视村民文化需求的差异性,加剧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两端的非均衡性矛盾^[34]。实际上,政府与村民之间沟通渠道不畅是村民意见表达受阻的关键原因,打通政民双向互动渠道有利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均衡性发展。数字智能技术嵌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制定过程,有利于构建政府与村民之间的双向对话机制。

随着数字基建在全国范围内的深入推进,截至2023年6月,我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到60.5%,农村网民规模达到3.01亿人^[35]。互联网持续向农村地区延

伸,有利于为政府和村民搭建智能、高效、便捷的沟通桥梁。①自下而上的村民需求表达机制。随着乡村网络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村民的智能设备持有率逐步攀升。村民通过各类智能媒介可实现公共文化诉求的在线表达,其在点击、评论、转发、创作的过程中产生的历史数据均能被智能设备记载。②自上而下的政府政策回应机制。政府回应能力是其文化治理能力体系的核心^[36],智能应答系统嵌入政府的公共文化政策制定过程,能提升政府政策回应效率。基于数量庞大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数据,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以进行语义分析和情感分析,了解村民对现有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与文化偏好,进而及时回应村民诉求并调整乡村公共文化政策。总体而言,数字智能技术使得村民表达公共文化需求的方式更加灵活,提升了村民在公共文化生活以及公共文化政策制定中的参与权和话语权。同时,数字智能技术使得政府能够更加快捷、精准地回应村民文化诉求,以民意为基础制定公共文化政策。

3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数智图景

数字智能技术构造了全新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环境,作用于服务主体、服务对象、服务流程等要素,建构起数智化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模式。数字智能技术将多元公共文化服务主体连接起来,并以无缝隙的服务流程和灵活的服务方式共同服务于全体村民,擘画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数智图景(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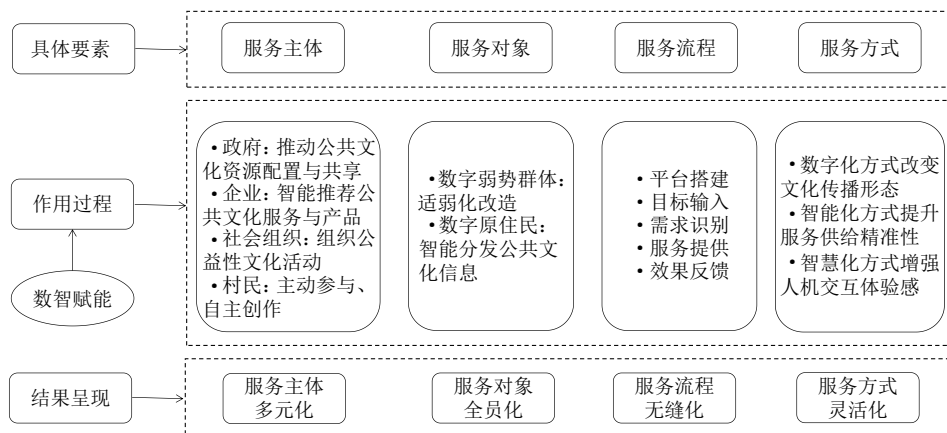


图2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数智图景

3.1 服务主体多元化

多元公共文化服务主体在数字智能技术的助力下,共同致力于推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政府主体运用数字智能技术可推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资源分配优化与资源协同共享。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分配与政府行政决策息息相关,而人工智能算法能辅助政府制定行政决策,能够提升政府行政决策的科学性。人工智能算法基于大量的数据喂养与训练,能够智能分析乡村人口规模与结构、村民文化服务需求与公共文化资源利用等情况,使得政府拥有科学决策的参考数据,从而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政策支持,保证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合理配置。政府部门同样依赖数字智能技术推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共享,通过云计算技术实现乡村特色文旅资源的云端存储,结合互联网技术开放性与实时性的特征,推动云端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共享。另一方面,企业、社会组织、村民自身等非政府主体也可借助数字智能技术推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优质供给。企业运用数字智能技术摸清乡村文化市场规律,研发契合乡村情境的文化服务产品。企业利用其技术优势推出迎合村民公共文化需求的应用程序或在线平台,为村民智能推荐符合其文化需求的公共文化产品。例如,深圳市嗨走科技有限公司推出“嗨走乡村”应用程序,其中包括“归故里”“游他乡”“村聊”“赶集”等特色功能,充分整合了乡村特色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37]。此外,社会组织逐渐成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服务主体^[38],借助智能平台搭建在线的公共文化交流渠道,组织民间文化社团、民间艺人线上线下同时开展公益性文化活动,为村民创设具有包容性与普惠性的公共文化参与环境。与此同时,村民可借助智能设备自主创作和实时分享文化作品,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公共文化资源,从而极大地提升参与度与获得感。

3.2 服务对象全员化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对象是长期在农村从事生产生活的全体村民,按对数字智能技术的接受度可分为数字原住民和数字弱势群体。数字原住民意指出生于各种新兴技术交织的时代,拥有较强的技术接受和使用能力的群体^[39]。数字弱势群体受经济、教育、生理等多

维因素限制,主要包括老年人和儿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旨在为全体村民提供普惠、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数字智能技术可为技术接受能力不同的村民提供差异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众所周知,乡村人口呈现出“老多幼多”的特点,乡村数字弱势群体主要包括老年人和儿童。推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适弱化改造,有利于确保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性。针对老年群体的适弱化改造强调易用性,智能算法可发挥对终端设备或应用程序的界面优化作用,有利于呈现页面简洁、功能聚焦的用户界面,提升乡村老年用户参与线上文化服务的便捷性;同时,引入智能语音系统实时识别指令,迅速响应用户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客服或语音助手接收到指令之后,迅速搜集展示老年人喜闻乐见的文化资源(如传统戏剧、田园风情、红色历史文化等),帮助老年人在低技术门槛下获得高质量的文化服务。面向儿童的适弱化改造更加注重趣味性和教育性,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和增强现实技术整合城乡文化教育资源,进行场景式呈现,构建立足乡村、连接城乡、面向未来的学习型在线课堂,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实现文化趣味与教育价值的统一。此外,技术接受和使用能力较强的乡村中青年群体的公共文化需求更加多元。数字智能技术能够实时感知乡村热点文化信息,按照自动化算法逻辑对乡村中青年群体的文化需求进行特征提取和结构划分,从而为之精准推送多类别的公共文化服务内容。

3.3 服务流程无缝化

数字智能技术与乡村文化治理的深度耦合使得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流程不断优化,呈现出无缝连接的特点。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流程集平台搭建、目标输入、需求识别、服务提供、效果反馈于一体。数智时代下,平台搭建是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起点^[40]。当地政府牵头,联合乡村综合文化服务站与企业共同打造智慧化网络平台,实现资源集成、智能推荐、交流反馈等功能的智慧联动。在目标输入阶段,智能算法程序的设置应基于乡村文化价值体系,把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充分性、适配性、可及性和均衡性作为价值标准。在需求识别阶段,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分析村民在平台上的使用行为和痕迹数据,形成精准的用户画像,智能识别村民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在服

务提供阶段,智能推荐算法可以精准匹配契合村民文化需求的产品或服务,全方位连接线上文化服务资源和线下文化服务场景。在效果反馈阶段,数字智能技术通过搜集和分析村民的使用行为和满意度反馈,评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果,不断调整并优化服务内容和形式。总之,数字智能技术支撑下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流程是动态循环的,以功能集成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平台为基础架构,智能识别村民需求并注重村民意见反馈,可为村民提供高质量公共文化服务。

3.4 服务方式灵活化

根据不同的服务对象需求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文化服务,是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方式灵活化的具体表征。相较于互联网普及程度不高、数字智能技术发展不成熟的时代,当前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方式更加灵活。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智能技术的持续发展,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呈现出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的特点。①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方式的数字化特征改变了文化资源传播形态。数字智能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乡村公共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转换和数字化传播,海量的乡村公共文化资源通过信息网络和信息平台得以灵活传播。②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方式的智能化特征提升了服务供给的精准性^[41]。智能设备是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方式智能化的载体,拥有语音识别、人脸识别、智能推送等应用功能,通过精准捕捉村民浏览痕迹数据,向村民提供个性化、差异化的公共文化服务。③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方式的智慧化特征增强了人机交互体验感。随着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乡村数字公共文化服务融入了浓厚的乡土特色,借助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等先进技术,乡村的传统艺术、手工艺、乡土故事等文化元素能够以全新的方式呈现。村民在虚拟文化空间中能够沉浸式体验传统节庆的氛围、学习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还可通过游戏互动的形式深刻体悟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

4 数智驱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进路

数字智能技术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愈益呈现出数字化、

智能化、智慧化的创新态势。然而,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传统文化空间式微、老年村民文化素养孱弱、隐私安全风险频发等现实困囿仍然存在。因此,突破这些现实困境是实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

4.1 数智普惠:完善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平台

当前,我国乡村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仍然以实体基础设施为主,多分布于行政村,其服务半径难以覆盖行政村下辖的所有自然村,资源分布不均导致利用率低下。与此同时,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之间的鸿沟长期存在且不断扩大,导致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之间的资源要素流通困难^[42]。因此,遵循数智普惠的逻辑,应运用数字智能技术推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乡村公共文化资源的配置效率,推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融通共享。一方面,推进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这就要求建立覆盖乡村全域的数字网络,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模式数智化转型奠定基础。乡村数字网络建设不仅关涉覆盖范围扩展,还涉及网速与稳定性保障,有必要在乡村逐步推广5G和千兆光纤网络建设,为完善数字文化基础设施营造稳定的网络环境。与此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数字智能技术的超强算力,对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进行整体规划,合理规划布局乡村数字书屋、数字文化中心、智慧图书馆等关键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加快建设城乡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共享平台。推动城乡文化资源共享的关键在于完善总分馆体系建设,不仅要强化县级总馆的资源调配与统筹能力,还要重点推进县、乡、村三级文化馆、图书馆资源共建共享。同时,需要联合政府、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根据县、乡、村三级整体文化建设情况制定统一标准,积极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构建统一的资源共享平台,实现跨地区、跨层级、跨主体的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集成与互联。

4.2 数智拓维:延展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空间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村民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特定场域,具备文化生产、供给、分配和消费等多重功

能。由于城市发展和社会变迁,乡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导致乡村空心化,优秀传统乡土文化的传承基础逐渐流失^[43],乡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随之消解。因此,必须重塑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激发乡村文化主体活力,延续优秀乡村文化的生命力。一方面,要统筹推进乡村实体文化空间与虚拟文化空间的协同建设。在确保现有乡村实体公共文化空间覆盖范围和服务能力的基础上,结合数字智能技术对实体文化空间进行场景再造,延展实体文化空间的服务半径并提供交互式文化体验。例如,福建省闽清县樟洋乡村虚拟数字文化博物馆不仅保护了当地人文景观、民俗风情和民间工艺,还将这些实体文化资源通过全息漫游的形式进行展现^[44]。另一方面,创设村民共同在场的公共文化空间场景。在数智时代背景下,可充分利用微信、微博和各大短视频平台等数字智能媒介,将在地村民与外流村民纳入共同在场的公共文化空间。利用传统节日契机,积极举办并通过各大智媒平台实时转播节庆活动,将全体村民纳入共同的公共文化场景,强化村民对家乡的情感和文化认同,重塑乡村文化共同体意识。同时,村民作为重塑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要主体,应主动挖掘自然遗产、名人故里、红色遗址等乡村特色文化资源,通过线上的文化交流与互动,推动乡村特色文化资源的传承与保护,实现乡村优秀公共文化的价值赓续。

4.3 数智反哺:提升老年村民数字文化素养

随着城市化步伐加快与人口流动频密,我国乡村人口以老年人居多。乡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文化教育资源相对匮乏,老年村民数字文化素养普遍偏低^[45]。数字文化素养薄弱表现为老年村民的认知水平和理解能力不足,导致他们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获得感较低。因此,应以数智反哺为主要途径,提升老年村民的数字文化素养与技术接受能力,以内部赋能和外部赋能双向驱动,帮助老年人更好地融入、参与、享受数智时代的公共文化服务。从内部赋能出发,要发挥家庭在数智反哺中的基础性作用。在家庭单位中,年轻一代应该帮助老年人掌握基础的智能设备应用技能,鼓励老年人将所学的技能运用到线上的听曲、看戏、阅读等具体场景中;同时,注重向老年人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关注老年人触网过程中的心理变化并提供情感支

持。从外部赋能出发,要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等多方主体在数智反哺中的支持性作用。政府在顶层设计上要将政策注意力适度向乡村老年人群倾斜,组织村干部、党员入户调查,了解老年村民获取公共文化服务的难点和痛点;结合数据分析技术,对调查所得的一手资料进行聚类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制定相应的支持型文化政策并做好政策宣传工作。企业在研发适老化产品或推广适老化服务时,也要注重市场调研,遵循老年人的使用习惯和使用意愿进行研发设计,为其提供有用、易用和实用的文化产品与服务。社会组织或志愿团体可定期开展“文化下乡”或“技术下乡”等志愿活动,还可利用智慧云课堂针对老年人开展知识普及和技能培训活动。

4.4 数智向善:防范村民个人隐私安全风险

需要注意的是,技术无时无刻不发挥着双刃剑作用,在推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可能会诱发隐私安全风险。由于人工智能算法的自动化搜集和分析数据的能力极强,包含个人隐私的数据信息被获取的可能性极大^[46]。基于此,应该引导数字智能技术的应用向善,规避其嵌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隐私安全风险。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个人隐私保护立法。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制定相应的隐私保护法律,比如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以及我国的《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村民自身的隐私保护意识比较薄弱,所以更需要细化相关法规制度来强化村民个人隐私保护。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数据的采集、分析、存储等阶段,应完善相关细则规定,明确数据收集的方式、目的和范围,规定数据的收集与使用必须得到村民的知情同意。此外,还须加强村民在立法中的参与性,鼓励村民通过线上线下双渠道进行民意表达。另一方面,构建风险事前预防机制。在收集村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所产生的数据时,要遵循最小化原则,即收集、使用、存储、提供与服务直接相关的最少量数据,并对隐私数据进行脱敏或加密处理。同时,借助机器学习技术识别和预防潜在的隐私数据泄露风险,建立风险预警和快速响应机制,并对村民和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提供者进行隐私保护方面的培训和教育。

5 结语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能有效满足村民对美好文化生活的期待,为乡村文化繁荣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活力,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筑基工程。数字技术的变革创新与智能应用的触角延展成为推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本文从数智驱动的角度切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提出数字智能技术是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将政府、企业、社会、村民等多元主体纳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从而推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开放共享、供需适配、均衡可及。同时,本文构设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多维向度,将数字智能技术融入服务主体、服务对象、服务流程与服务方式,整体呈现数智时代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图景。此外,基于现实困境,从基础设施完善、文化空间拓展、数字素养提升和安全风险防范等方面,提出了推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进路。未来,应当进一步挖掘数字智能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效度空间,深入乡村调研,切实了解村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感知,丰富该领域的案例研究和经验基础。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EB/OL]. [2024-06-05].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5/16/content_5392269.htm.
- [2] 洪芳林, 龚蛟腾. 多层·多维·融合: 现代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体系[J]. 图书与情报, 2023 (4): 104-116.
- [3] 文化和旅游部,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文化和旅游部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21 (12): 66-70.
- [4] 马永强. 重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意义与实现途径[J]. 甘肃社会科学, 2011 (3): 179-183.
- [5] 孟祥林.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构的困境、向度与方向[J].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1 (6): 102-110.
- [6] 孟祥林. 乡村公共文化内卷化困境与对策[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9 (5): 40-47.
- [7] 罗哲, 唐逸丹.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结构转型: 从“城市文化下乡”到“乡村文化振兴”[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46 (5): 129-135.
- [8] 王杨. 从脱轨到耦合: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价值诉求[J]. 求实, 2019 (6): 54-66, 109.
- [9] 冯献, 李瑾, 崔凯. 移动互联视域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框架与评价: 以10个数字乡村试点县为例[J]. 图书馆, 2022 (10): 84-90.
- [10] 戴艳清, 李梅梅.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可及性对公众文化获得感的影响及作用机理[J]. 图书情报工作, 2022, 66 (21): 3-13.
- [11] 陈瑜. 新时代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提升研究: 体系分析与实践向度[J]. 图书馆, 2023 (7): 1-9.
- [12] 于兴尚, 谭洪, 李保东.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构建的价值议题与逻辑进路[J]. 数字图书馆论坛, 2023, 19 (2): 65-72.
- [13] 宋婷, 完颜邓邓. 面向农民工的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建设与服务研究: 基于文化共享工程省级分中心网站的调查[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22 (6): 12-19.
- [14] 嵇婷, 耿健. 融合发展与创新驱动: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转型升级建设探索[J]. 新世纪图书馆, 2020 (3): 70-75.
- [15] 完颜邓邓. Web3.0环境下的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平台建设研究[J]. 图书馆学研究, 2015 (23): 20-25.
- [16] 韦楠华, 吴高. 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共建共享现状、障碍及对策研究[J]. 图书馆建设, 2018 (9): 18-26.
- [17] 潘颖. 乡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对数字包容的作用机理研究: 基于乡村用户群体的田野调查[J/OL]. 图书馆建设: 1-15[2024-02-27].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23.1331.G2.20240116.1441.002.html>.
- [18] 华钰文, 陈雅, 王钰. 我国东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的用户需求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J]. 国家图书馆学报, 2023, 32 (6): 61-71.
- [19] 贾宇婷, 吴丹. 公共数字文化移动服务平台用户隐性需求和显性需求识别[J]. 图书馆论坛, 2024, 44 (4): 93-103.
- [20] 王钰, 华钰文, 陈雅. S-O-R理论视角下东部地区乡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用户流失行为研究[J]. 图书馆杂志, 2022, 41 (2): 36-46.
- [21] 易昌良. 中国高质量发展指数报告[M]. 北京: 研究出版社, 2020: 7.
- [2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问题[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214.
- [23] 何晓龙, 韩美群.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县域公共文化服务供需矛盾与优化策略: 基于西部N市G区的实证研究[J]. 国家图书馆学报, 2023, 32 (3): 76-89.
- [24] 邵明华, 刘鹏. 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供给: 价值意蕴、动力机制与路径创新[J]. 图书馆论坛, 2023, 43 (1):

- 40-48.
- [25] 谭九生, 赵友华. 数字赋能乡村文化繁荣发展[M]. 湘潭: 湘潭大学出版社, 2022: 191.
- [26] 许丹. 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基本内涵、问题清单与行动框架[J]. 社会科学研究, 2021 (5): 115-123.
- [27] 金栋昌, 王宇富, 徐梦真.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J]. 图书馆论坛, 2023, 43 (5): 10-22.
- [28] 陈桂生, 岳喜优. 乡村数字治理效能何以提升?: 基于数据、技术、平台的分析框架[J]. 电子政务, 2024 (1): 90-101.
- [29] 张启春, 山雪艳. 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的内在逻辑及其实现: 以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为例[J]. 求索, 2018 (1): 115-123.
- [30] 佟林杰, 张文雅. 乡村数字治理能力及其提升策略[J]. 学术交流, 2021 (12): 118-125, 187.
- [31] 董帅兵, 邱星. 供给侧视角下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振兴: 基于全国31省267个村庄的调查分析[J]. 图书馆学研究, 2021 (2): 30-36.
- [32] 荆晓燕. 以互联网思维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J]. 中共青岛市委党校 青岛行政学院学报, 2020 (4): 74-78.
- [33] 庆海涛.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方向与路径研究[J]. 图书馆, 2018 (8): 22-26, 79.
- [34] 赵友华, 张慧敏. 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的智能图景与现实逻辑[J]. 图书馆, 2020 (3): 1-6.
- [35]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 北京: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23.
- [36] 颜佳华, 罗绍昀, 王张华. 地方政府文化政策制定中回应能力及提升路径研究[J]. 求索, 2016 (8): 38-42.
- [37] 深圳市嗨走科技有限公司. 嗨走乡村[EB/OL]. [2024-06-05]. <https://www.higocountry.com/>.
- [38] 颜玉凡, 马梦格. 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认同建构理路[J]. 中州学刊, 2023 (5): 97-103.
- [39] PRENSKY M. Digital natives, digital immigrants part 1[J]. On the Horizon, 2001, 9 (5): 1-6.
- [40] 完颜邓邓, 王子健. 大数据环境下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模式创新研究[J]. 图书与情报, 2020 (5): 59-66.
- [41] 曹海林, 任贵州. 从“精细化”到“精准化”: 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逻辑转向[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4 (1): 141-149.
- [42] 汤资岚. 数字乡村战略下农村老龄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研究[J]. 图书馆, 2021 (10): 9-15, 33.
- [43] 许昕然, 李琼. 从文化空间到元宇宙: 传统文化空间的数字化再生产[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2 (2): 62-70.
- [44] 陈波, 彭心睿. 虚拟文化空间场景维度及评价研究: 以“云游博物馆”为例[J]. 江汉论坛, 2021 (4): 134-144.
- [45] 谢秋山, 陈世香. 中西部农村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J]. 电子政务, 2021 (8): 80-93.
- [46] 华劼. 人工智能时代的隐私保护: 兼论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条款及相关新规[J]. 兰州学刊, 2023 (6): 97-108.

作者简介

赵友华, 男,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 数字公共治理, E-mail: 18773222567@sina.cn。
王璐,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Driven by Digital Intelligence: Direction, Prospect, and Path Forward

ZHAO YouHua WANG Lu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P. R.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as the target point. First, it analyzes the role of digital intelligent technology in the expansion of resource space, customization of user terminals, interaction of the policy chain, and reform of the supply mode, thus clarifying how digital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dequacy, adaptability, balance, and accessibility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Then,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service subject, service object, service process, and service mode, it explains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picture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Finally, based on the shortage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infrastructure, the weakening of tradition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the weak cultural literacy of villagers, and the frequent privacy security risks, the realistic approach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is proposed.

Keywords: Digital Intelligent Technology;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 王玮)